

隐喻的逻辑特征^{*}

安 军 郭贵春

在科学哲学的历史传统中，隐喻一直被认为是一种非逻辑或反逻辑的思维与语言现象，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典型代表的哲学派别更是严格地把隐喻排斥在经典逻辑的范畴之外。但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当代逻辑与认知科学的新发展逐渐揭示出一种事实：在认知主体的实际思维运作过程中，隐喻与逻辑绝非两种毫无关联的离散体；相反，两者在意义的暗示与牵连、概念的生成与转换、语言的理解与交流中互为表里、缺一不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上交叉互动，共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隐喻本质地蕴涵着深层次的认知内容，并生动地展现出相应的逻辑特征。

一、隐喻构造的分类学逻辑特征

隐喻不仅是概念意义发明、转换、理解与评价的有效载体，而且是整个语言系统生成、演化、嬗变、发展的重要催化剂。它以一种独特的形态表达着隐含的分类逻辑真理，体现出分类逻辑本质性的动力学特征。这种特征源自伴随着人类对外部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入而形成的认知与知识结构的格式塔转换。由于对语义单元逻辑内涵的重新排列整合，隐喻远远地超越了单纯进行风格修饰的修辞学功能。隐喻连接词“是”以语形上明确的或隐含的方式，在语句意义系统对分类逻辑框架进行重组，构造出新的语用语境，从而通过一种曲折意义传达出特定意向的认知内容。

1. 隐喻构造与分类学逻辑互为前提 这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首先，隐喻构造“发生转移的两极也就是逻辑的两极”。(Ricoeur, p. 21)也就是说，隐喻的产生以由种和属所构成的分类学逻辑序列为基础性条件，是在由从属关系、协调关系、比例关系和平等关系等规则所支配的分类活动中形成的。如果不存在某种既有的逻辑分类学标准，所谓隐喻的概念是不能成立的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其次，逻辑秩序本身来源于对语义场系统的隐喻构造。由于语义场本身的性质是隐喻的，因此，从种属之间的逻辑区分到整套分类学逻辑的建立本质上也是一种隐喻构造。再次，隐喻打乱了原有的逻辑秩序，破坏了相关的分类活动，“将种的名称赋予属，将比例关系的第二项的名称赋予了第四项，或者相反，将比例关系的第四项的名称赋予了第二项。这样做既承认又违反了语言的逻辑结构。”(同上)这意味着，隐喻构造所形成的语言表层结构上的范畴错误，在事实上构成了处在描述与重新描述之间、既具有解构性又具有建构性的分类逻辑重组的中间环节。

2 隐喻概念的语义场结构在整体上表现为一种类型层级 (type hierarchy) 结构 类型层级是一种特殊的语义网络，是根据概念所包含的意义的内涵与外延的一般性程度的层次建构起来的。在类型层级的层次结构中，当一个概念上移时，其意义的抽象性增强；当它下移时，其意义的具体性增

* 本文系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课题“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研究趋势”(编号 04JZD0004) 成果之一。

强。这就是说,相对而言,处于上层的概念比其下层概念更抽象,处于下层的概念比其上层概念更具体。换言之,在类型层级的结构中,任何概念类型的属性、特征与关联均由处在其下层的亚类型(sub-type)所继承。“继承”主要是指语义方面的延续与保留,而这种意义上的继承性充分保证了类型层级的建构绝非是以一种任意化的方式进行的。这一点具体表现在:亚类型是否继承了上层类型的语义内涵,从而呈现出其相应的超类型(super-type)关键性的原特征。事实上,隐喻构造就是把本来属于不同超类型的语义场放置在同一超类型之下,使得两个原本互不相交的语义场之间产生交集。

类型层级又可以具体划分为两种主要形态:(1)分类的类型层级(taxonomic hierarchy of types),表现为“属于……的一种或一类”以及“是……的一个例子或实例”两种形式。举例来说,如果X属于Y的一种或一类,那么,X就是Y的亚类型,而Y则是X的超类型。分类关系具有传递性,这种特殊性质构成分类类型层级的基础。由于将所有的分类概念囊括在同一种语言体系之中,因此,分类类型层级呈现为庞大的概念结构系统。隐喻正是由于违背了由概念分类层级所编码和制定的、在常规意义上可接受的分类结合而产生的。(2)部分-整体关系的类型层级(merological hierarchy of types),即语义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单向包含、依赖关系与双向类比、映射关系的统一。在这种类型层级结构中,概念由“属于……的一个部分”或“作为……的整体”这样的双重关系而获得界定与理解。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同样具有传递性,这种传递性构成了部分-整体关系类型层级的基础。不仅作为隐喻特例的提喻(synecdoche)直接基于部分-整体关系的转换,而且作为隐喻相似性的类比关系也是通过部分-整体层级的映射而建构起来的。

3. 隐喻意义映射是概念类型层级的调整与再分布 概念的类型层级结构及其转换功能有效地解释了不同意义系统之间相似性的产生基础与类比映射的结构关系。更重要的是,对于超类型的确定可以把语义场相关的相似性与不相关的相似性区分开来。以一个典型的科学隐喻“原子是微缩的太阳系”为例:原子与太阳系被纳入到同一个超类型即“中心力场系统”(central force system)语义场之中,共同继承了该超类型语义内涵的相关元特征。超类型语义特征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发挥出一种限制性作用,使得否定性的隐喻映射关系无法在超类型的层次上获得合理性表征,而只有那些肯定性的映射关系才能成为一种有理由的选择,因此该科学隐喻的意向性能够得到适当的确定性评价。(Montuschi, p. 281)这实质上意味着,在该科学隐喻产生之前,原子与太阳系在概念类型层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是完全不同的:原子类属于“简单对象”的超类型,太阳系则类属于“复杂系统”的超类型;但是,该隐喻一旦产生并在科学共同体中获得广泛认可之后,原子就从“简单对象”超类型之下转入“复杂系统”超类型之下,使得原有的概念类型层级在结构与分布上发生了变化,该隐喻的本体和喻体被纳入到同一语义场即“中心力场系统”之中,由此呈现出同构性(automorphism)和同态性(isomorphism)的对称结构。这种变化深刻地反映了原有范畴分布与逻辑分类进行了重新排列组合的事实,意味着认知主体超越了传统知识局限,对于世界本质结构的逻辑理解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4. 隐喻构造是分类逻辑重组的结果 隐喻所包含的概念分叉在本质上具有整体性特征,能够牵动类型层级结构的全局,从而造成整个逻辑分类系统的重新分化组合。这鲜明地反映出,概念的类型层级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隐喻所造成的语义场互动与整合中作动力学式的调整与演化。其表现就在于,认知主体对于世界构造的知识总是在不断地调整和变动,对于一种新的隐喻言说的理解和接受总是在适时地改造重塑认知主体的相关知识和信念。因此,隐喻的构造必然依赖于语用语境所限定的概念类型层级的结构方式及其重组,结果是导致了原有概念分类范畴之间界限的模糊与融合,为概念的类型层级增添了新的关联与内涵。也就是说,隐喻为原有的逻辑分类框架“引入了更高层次或更为抽象的联系,而这种联系通常是被忽略掉的”(Way, p. 187)。在这样的情形中,原初的分

类学逻辑自然而又必然地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

可见，隐喻的构造隐含着深层次的、潜在的概念类型层级的重组。但是，这种牵涉不同语义场内容的分类逻辑重组是通过隐喻表层结构的极端简单性表现出来的。换言之，隐喻的产生是以一种简单的语形构造引发出创造性的语义突变，从而对固有的逻辑分类系统进行改造，对固有的逻辑规则进行质疑和重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隐喻视为分类逻辑的动力学引擎：由于隐喻的存在，分类逻辑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僵化的框架，而是获得了不断调适自身的能动性。

二、隐喻本质的可能世界逻辑特征

从人类思维与语言发展的实际历史进程来看，包含着推断性模态词的判断性陈述在早期阶段已经出现了，此后逐渐发展出“可能世界” (possible worlds) 的观念。可能世界观念认为，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事物都可能是另外一种不同于它们实际所是状况的情态。也就是说，事物可能会具有无数种不同的存在方式：除了在现实世界中实际所是的存在方式之外，还可能会具有其他许多种可能的存在方式。这些作为可能性的存在方式同样具有某种实体性意义，与现实世界的概念相对而言，可以称之为“可能世界”的实体。可能世界观念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于已知世界现实性逻辑的一种超越，即对于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但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具有认知意义的内容的一种追求、描摹和把握。

1. 隐喻的本质在于可能世界的仿本对应 (counterpart correspondence) 以可能世界观念为依托的语义学认为，任何一种实在都以某种特定形式表征着一个逻辑空间，该逻辑空间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部分，即可能世界。我们所存在的现实世界是这些可能世界中的一种，其他世界则是现实世界的可能的相关物。隐喻的语形标志“是”所表征的类比性，实质上就是对于可能世界之间仿本对应关系的表达。所谓仿本，即在不同的可能世界中处于相类似的概念层次或在意义结构上相类似，或具有相似属性、特征等，因而可能产生类比关系的比照对象或配对对象。在这种意义上，隐喻的本体和喻体也就是可能世界之间原本与仿本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同一性关联即仿本对应关系的确立。

2. 隐喻连接词“是”展现了可能世界仿本对应的逻辑意义 隐喻意义无论是否能够还原为字面意义，都符合可能世界的语义逻辑。在字面的意义上，世界 W 中任何形式为“ x 是 y ”的句子为真，当且仅当在 W 中 x 在形式和数量上等同于 y 。同样，在世界 W 中，任何一个形式为“ x 是 y ”或者潜在地蕴涵着“ x 是 y ”的语义单位的隐喻句子为真，当且仅当在 W 中存在情态 S 和 T ， x 在其所属情态 T 中是 y 在其所属情态 S 中的仿本对应物。在这里，“情态” (situation) 即逻辑空间的部分，也就是可能世界的一种亚类型，包含某些具有特定属性的个体，而这些个体之间存在着意义关联。因此，可能世界或情态实际上表征着不同的语义场或语境，从而限定着不同的仿本对应的可能性。

“我们通常在严格限定的意义上对世界进行量化，将注意力限定在那些以某种方式类似于我们自己所处世界的仿本对应物上，并将其称之为对于可接近世界的限定。与此同时，我们通常在严格限定的意义上对可能的个体进行量化，并且将注意力限定在那些以某种方式类似于一些给定的现实世界的个体上，我把它称之为对于那个个体的‘仿本’的限定。” (Lewis, p. 234) 对于隐喻而言，这里所涉及到的可接近性实质上就是一种构成隐喻基础的类比关系。这就意味着，当且仅当 S 类似于 T 或 S 与 T 是可比拟的，情态 S 才有可能从情态 T 中得出。也就是说，如果 S 与 T 之间的某种类比关系是可能的，那么，就可以给出一个函数 f ，把 S 中的个体、事态以及特征与 T 中的仿本对应物联系起来。这种函数是一种类比映射函数或者说仿本函数。设 x 在情态 T 中，则 T 中的 $f(x)$ 就是 S 中 x 的仿本。正是这种仿本对应关系解决了不同可能世界之间达成隐喻同一的现实性问题。(Steinhart, p. 4)

3. 隐喻的有效性对可能世界仿本对应中新的意义假设进行确定 可能世界仿本对应的关系一

经确立，就产生一种新的意义假设，对隐喻所隐含的类比等价性作出具体陈述。也就是说，隐喻关系一旦建立，就需要对于作为来源域和目标域的两个不同世界之间的仿本对应关系进行逻辑同构性的澄清和语义同态性的说明。仿本对应关系基于可能世界之间有理由的类比，包含三个基本元素，即两个可能世界 S 、 T 以及其间的类比关系函数 f_M 。如果这个类比能够成立，也就是说 f_M 经过类比转换从而成功地修正了隐喻喻体的语义场，因此造成了一种语义学扩展，这时，相关隐喻就表现出其有效性。例如，设 G 和 F 表征不同的类属，那么，“ G 是 F ” 隐喻地为真，当且仅当类比 (S, T, f_M) 能够成立，使得 G 在 T 中是 F 在 S 中的仿本，并且能够对这种关系进行有理由的说明。典型的科学隐喻“声是一种波”或“声是一种光”即属于这种情形。首先，此类隐喻增补了新的意义假定，其形式为：当且仅当 $C(x)$ ，如果 $G(x)$ ，则有 $F(x)$ 。在科学隐喻“声是一种波”中， $C(x)$ 表示声音波动理论的全部确证条件。其次，此类隐喻的有效性对于这种新的意义假定进行选择 and 确定，也就是其相关解释力为之提供合法性地位。(Steinhart, p. 221)

可能世界的观念是一种以可能性为基本认知目标的模态逻辑的观念。从本质上来说，隐喻正是对于可能世界逻辑的一种具体运用，即以一种隐含的模态判断对可能世界的真实结构与内涵进行尝试性的把握。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隐喻的语形结构视为省略了模态词的一种判断性陈述。

三、隐喻真值的模糊逻辑特征

模糊逻辑 (fuzzy logic) 是集合理论和集合逻辑在当代的一种新的变体形式，认为谓词可适用性的程度是一个不确定的、充分开放的领域。这对于表征隐喻真值内涵的谓词演算来说是十分有用的。

1. 模糊逻辑是对传统二值逻辑的超越 传统的经典逻辑是一种严格的二值逻辑：一个命题或判断要么为真，要么为假，二者必居其一，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的逻辑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例如，“这间房子是热的”要么为真，要么为假，不存在任何中间值的可能性。模糊逻辑对此作出了根本性的修正，即肯定中间值的存在性及其意义。从模糊逻辑的角度来看，为了更准确地表征认知主体实际推理或应当推理的方式，一个命题不仅可以作出“为真”或“为假”的判断，而且还可以合理地认为它“非常接近于”或“几乎”、“差不多”“为真”或“为假”，或者认为它比一个其他相关命题“更加”或“在更大程度上”“为真”或“为假”。

2. 模糊逻辑本质上是一种多值逻辑 对于模糊逻辑问题的数学论述，是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扎德 (L. A. Zadeh) 于 1965 年发表在《信息与控制》杂志上的经典论文《模糊集》首次给出的。扎德对模糊集的定义为：设 X 是由点或对象构成的一个空间， X 的一个类属性元素用 x 表示，则有 $X = \{x\}$ 。在 X 中，一个模糊集 A 由一个具有构成集合元素资格的函数 $f_A(x)$ 进行特征描述。该函数与 X 中的每一个点，即区间 $[0, 1]$ 中的一个实数相联系。 $f_A(x)$ 在 x 上的值表征集合 A 中 x 所具有的构成 A 的元素资格的程度。当 A 在其所表示的一般意义上构成一个集合时，其元素资格的函数就只可能有两个值，即 0 和 1：当 x 属于 A 时， $f_A(x) = 1$ ；当 x 不属于 A 时， $f_A(x) = 0$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f_A(x)$ 就简化为人们所熟悉的集合 A 的特征函数。但是，如果建立一种新的表示限制性的关系，即 $0 < f_A(x) < 1$ ，那么，一种三值逻辑的可能性就是成立的：首先，如果 $f_A(x) = 1$ ，那么， x 属于 A 或者被 A 所包含；其次，如果 $f_A(x) = 0$ ，那么， x 不属于 A 或者不被 A 所包含；最后，如果函数 $f_A(x)$ 所表示的值介于 0 和 1 之间，即 $0 < f_A(x) < 1$ ，那么，“ x 具有一种相对于 A 的中间状态”。这样就导致了一种具有三种真值的逻辑的出现，即： $T(f_A(x) = 1)$ 、 $F(f_A(x) = 0)$ 以及 $U(0 < f_A(x) < 1)$ 。(MacComac, pp. 86 - 87)

3. 模糊逻辑为隐喻真值的合法性和现实性创造了空间 模糊逻辑属性的真值鲜明地表达出：

隐喻所指的每一种属性，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由该所指的一种字面解读所定义的属性集合的元素。至于所指的何种属性必须根据其字面意义所定义的集合元素去加以衡量，则是由隐喻的解释所确定的。在一个具体的隐喻中，可以建构出特定集合元素的内涵与外延范畴，使得其本体和喻体分别包含在不同的集合中。从语言的表层结构来看，包含隐喻本体集合的元素无法作为包含喻体集合的一个元素而存在。但是，根据模糊逻辑的开放性原理，仍然有可能对这两个不同集合中所包含元素的属性进行对比区分，即区分哪些属性是相互类似的，哪些属性不具有可比性。在这种情况下，隐喻本体集合中所包含的元素成为喻体集合元素的可能性越小，该隐喻所具有的逻辑解释的可能性就越大。以哲学史上著名的隐喻“人是钟表”为例：“钟表”是非动物性语义标记的一个适当的子集，“人”是动物性语义标记的一个适当的子集；在一般语境中，钟表是非动物性集合中机械类属集合构成元素资格的 $f_A(x)$ 的值为 1 的实体的一个典型例子。由于这个隐喻指出了钟表的机械动力学特征与人的生物活力论特征之间的相似性，构成相关元素资格的函数就转化为一个小于 1 的值，从而使得该隐喻具有极强的暗示性和启示力，传达出深刻的认知内容。

4 隐喻的逻辑真值包含表征性与建议性两方面内容 按照扎德的标准，如果将 α 的值设定得足够低的话，譬如 $0 < \alpha < 1$ ，同时，如果一个作为个体的人所具有的构成集合元素资格的程度大于 α 对于该隐喻的意义，不会导致任何逻辑矛盾的产生。如果再加入一个中间值 β ，那么，基于 $0 < \alpha < \beta < 1$ 这一区间，就可以将三值逻辑扩充为一种四值逻辑，其真值分别为： $T(f_A(x) > \beta)$ 、 $F(f_A(x) < \alpha)$ 、 $D(\alpha < f_A(x) < \beta)$ 以及 $E(\beta < f_A(x) < \alpha)$ 。由于 β 的值趋近于 1 而 α 的值趋近于 0，如果中间区间的集合不包含任何元素，那么此时就属于传统二值逻辑的情形。但是，对于其所指在 D 和 E 区间具有真值的隐喻而言，就可以合乎逻辑地谈论一种表征性隐喻 (epiphor) 或建议性隐喻 (diaphor)。这实际上意味着，根据这种对于可能与不可能关联的区间的描述，隐喻具有真、假、表征性 (representative) 与建议性 (suggestive) 四种逻辑真值。这种四值逻辑是由一个模糊集的元素加以界定的，为隐喻所指不同语义标记之间所存在矛盾的消解提供了可能性。(MacComac, pp. 87 - 88)

在模糊逻辑理论中，由于设定了三个区间边界 α 、 β 和 γ ，并且 $0 < \alpha < \beta < \gamma < 1$ ，就建立起一种超越传统二值逻辑的四值逻辑，为隐喻真值的分析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有效的手段。从 0 到 α 的区间和从 β 到 1 的区间根据是否具有从属关系进行确定，其结果分别产生为真或为假的陈述。但是，二者之间的“非确定性”区间则分裂为两个部分，其中，从 α 到 β 的区间使得建议性隐喻产生，从 β 到 γ 的区间使得表征性隐喻产生。因此，根据这种理论，如果一个谓词可以归属于某个对象，同时该谓词从属关系的函数回复到一个介于 α 和 β 之间的值，那么，可以认为该谓词在隐喻的意义上归属于相关对象，此时的隐喻是一种建议性隐喻；如果谓词以介于 β 和 γ 之间的值的从属关系应用于某个对象，同样可以认为该谓词在隐喻的意义上归属于相关对象，此时的隐喻是一种表征性隐喻。(Indurkha, p. 78)

四、隐喻推理的不明推论逻辑特征

不明推论逻辑 (abductive logic) 是从已知的经验现象或数据集出发，试图提出并确定与之相关的合理解释的一种逻辑推理形式。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寻求最佳解释的推理，其基本结构为：设 X 为特定数据之和，包括事实、观察现象以及给定的语境情形； Y 是对于 X 的一种解释，且可能存在的任何一种其他假设 Z 对于 X 的解释的有效力与简单性均小于 Y ；此时可以作出推论： Y 可能为真。

显然，不明推论逻辑的推导力是十分强大的。作为一种提出假设的逻辑推理方式，任何与已知事实或数据集存在潜在因果关系的论据都可能被作为结论推出。当然，不明推论逻辑推理的关键并不在

于提出种种可能的解释性假定，而在于限制众多的可选择的备选项以选出最佳解释作为结论。这实际上就是皮尔士（Peirce）所谓的理性再评价的问题，也是他在首创不明推论逻辑时特别加以强调的一点。具体来说，隐喻推理的不明推论逻辑特征的展开过程体现在隐喻的发明、确证与理解三个层次上。

1. **隐喻发明推理** 从发现逻辑的角度来看，隐喻推理的过程正是不明推论式推理过程的一种典型应用，即试图利用已知的概念来源域对所意向的未知的概念目标域作出一种最佳说明，创造出相关的隐喻表达法。在这种过程中，归纳与演绎逻辑是被内在地包含着的，时时发挥其应有的补充作用。例如，在科学的理论化过程中，隐喻假设是经常被科学共同体所采用的一种有效方法。隐喻推理的归纳、演绎 - 不明推论逻辑推理的方法与解释科学理论术语的假设 - 演绎方法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互为补充的，其基本形式可以表述为：设 X 、 Y 为属于不同语义场或概念类型层级的已知事实、事态、属性或特征；且“ X 是 Y ”作为一种对于 Y 的解释是可接受的，同时任何其他假设的解释的有效性和简单性均弱于“ X 是 Y ”；此时可以作出推论：“ X 是 Y ”可能为真（隐喻地为真）。

2. **隐喻确证推理** 隐喻假设在被提出之后必须得到确证，这是不明推论推理逻辑本身所包含的应有之义。在这里，科学的证实和证伪的逻辑不仅适用于字面的假设，同样也适用于隐喻假设，而相关确证的过程事实上仍然是不明推论推理过程的回溯。这一过程与隐喻解释所蕴涵的推理类型是一致的：解释起源于一个意义未知的隐喻，是对隐喻意向意义的积极寻求；而确证终止于一个证据未知的隐喻，是对于这种可能证据的积极寻求。在意义根据其真值条件给定的范围内，任何隐喻的字面意义均可以在同等程度上作为其字面证据而存在，因此，隐喻确证实际上是隐喻解释的逆向过程。解释是从隐喻本身到其字面证据的推理，而确证则是从字面证据到隐喻本身的推理。在隐喻解释中所运用的推理程序和步骤保留在确证过程中，其重要性在于把隐喻与证据在一种双向的认知意义上联系起来。这就意味着，隐喻发明和确证的逻辑是不明推论逻辑与归纳、演绎逻辑的综合运用。

设 M 是通过类比转换 $A(S, T, f_m)$ 所产生的隐喻，则论据性陈述 $\{E_1, \dots, E_m\}$ 即字面衍推 $\{L_1, \dots, L_m\}$ ；相关规则 $\{R_1, \dots, R_n\}$ 来源于隐喻目标域系统或其本身是通过类比转换所增补的。此时，可以将隐喻确证的不明推论逻辑形式表述如下：

L_1, \dots, L_m 均为符合形式逻辑的字面命题；

R_1, \dots, R_n 均为具有独立论据的规则或分析性规则，且包含在隐喻目标域系统 T 中，或被归纳逻辑给定的类比 (S, T, f_m) 所支持；

在 $\{L_1, \dots, L_m\}$ ，特定的 L_i 并不是通过 $\{R_1, \dots, R_n\}$ 而单独衍推出来的；

$\{M\} \{R_1, \dots, R_n\}$ 能够适当地衍推出 $\{L_1, \dots, L_m\}$ ；

M 是一个合理的隐喻命题。

这是隐喻证实的推理过程。如果在 L_1, \dots, L_m 中有些命题不符合形式逻辑或不合理，那么， M 就有可能是一个不合理的隐喻命题，这是隐喻证伪的推理过程。（Steinhart, pp. 191 - 193）

3. **隐喻理解推理** 隐喻命题的含义是按照语言交流的合作原则以及语境原则而被推导出来的。首先，隐喻的听者必须假定说者是遵守语言交流合作原则的，这是隐喻理解的一个基础性前提；其次，听者应当根据该隐喻语句的形式特征确定其所违反的字面语言准则；最后，依据与说者共享的文化、知识背景以及语境条件的限定，合理地假定并推导出说者所意向的隐喻意义。显然，听者对隐喻的理解过程对于不明推论逻辑的一种自觉的应用，即借助于并不充分的字面意义、会话准则和语境原则去推断说者的意向内容，积极寻求一种最佳的隐喻解释。

设隐喻说者和听者分别为 A 和 B ， A 说出一个形式为“ S 是 P ”的隐喻句。在特定的语境中，“ S

是 P”这一判断句所表达的意义明显地违反基本的字面言语准则。此时，听者 B 首先假定，A 并未违背语言交流的合作原则；同时，除非 B 相信另外一个命题“S 是 R”，否则就得假定 A 事实上违背了语言交流的合作原则。也就是说，A 和 B 必须对“S 是 R”达成共识才能够保证语言交流的成功。由于 A 并未向 B 传递任何 $\sim R$ 的信息，因此有可能使 B 相信“S 是 R”。在这种情形中，从“S 是 P”的字面陈述到隐含的“S 是 R”意义的获得，正是不明推论逻辑所造成的一种认知跃迁。

可见，隐喻推理的发明、确证和理解三个层面都鲜明地体现出不明推论逻辑的特征，既包含了对于传统归纳与演绎逻辑的运用，又是对于后者的必要的、有意义的补充。换言之，隐喻所关联的解释项与被解释项之间的逻辑关系，超越了严格意义上的归纳 - 演绎逻辑关系，体现为一种“近似符合”的关系。(Hesse, p. 121) 这种充分地近似符合的认知内容不能由归纳 - 演绎逻辑单独地决定，而是通过语境系统的其余部分、解释项和被解释项所蕴涵的一般经验可接受性以及许多其他变量因素联合作用而形成的，其关键在于不明推论逻辑的实际运用。

综上所述，从构造逻辑的特征上来看，隐喻摧毁了固有的逻辑分类秩序，造成了概念类型层级的重组，实际上是以“隐喻重描”的方法对实在客体进行了新的内涵描述和逻辑定位；从本质逻辑的特征上来看，隐喻突出地反映出可能世界所界定的语义场之间的类比关系，即仿佛对应的模态逻辑关系；从真值逻辑的特征上来看，隐喻体现出模糊逻辑的优越性和更为广泛的说明力，对传统二值逻辑进行了有意义的拓展；从推理逻辑的特征上来看，隐喻所包含的不明推论逻辑是对于传统归纳和演绎逻辑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是对于一种创造性的发现逻辑的贡献。所以这些方面都鲜明地体现出隐喻逻辑的调适性 (adaptive) 和扩张性 (ampliative) 特征。

由此可见，隐喻所体现出的鲜明意向性和直觉性与逻辑本质具有的表征性和演绎性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截然的鸿沟，而是共同为融合语言意义系统的整体性和一致性服务的，二者之间存在的是一种辩证与互补的关系。隐喻发明、应用、交流、解释的过程，既是认知主体理性与非理性、经验性与直觉性之间的交替、互动过程，也是语言的逻辑性与非逻辑性、意义的语境制约性与意向发散性之间的交叉、上升过程。总之，隐喻真理自然而又必然地基于其表层结构所蕴涵的深层认知内涵的逻辑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对于隐喻逻辑特征的考察应当构成“一种隐喻理论的核心要素”。(D'Hanis, p. 35)

参考文献

- D'Hanis, I., 2002, "A logical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metaphors", in L. Magnani et al (eds), *Logical and Computational Aspects of Model-Based Reasoning*,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Hesse, M., 1980, *Revolutions and Reconstruc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Harvester Press
- Indurkha, B., 1992, *Metaphor and Cogniti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Lewis, D., 1986, *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 MacComac, E. R., 1985, *A Cognitive Theory of Metaphor*, The MIT Press
- Montuschi, E., 2000, "Metaphor in science", in Newton-Smith (ed),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 Ricoeur, P., 2003, *The Rule of Metaphor*,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 Steinhart, E. C., 2001, *The Logic of Metaphor*,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Way, E. C., 1991,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nd Metaphor*,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

责任编辑：苏晓离

The Transformation of Ontology and the Face of Transcendence

Liu Kaihui

This paper discusses Paul Ricoeur and Emmanuel Levinas' attitude towards ontology. On the one hand, that Ricoeur revised the conventional ontology means that he not only has replaced the question of "it is" pursued by conventional ontology, with the phenomenological descriptions and the hermeneutical analyses of the question "both it is and it not is" formally, but also renovated this kind of ontology in content. On the other hand, starting from his typical reading of ontology, Levinas has proved the preferential and important meaning for his "the ethics for others" and its superiority to ontology, and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philosophy. Accordingly, the revision and transcendence to ontology is a strong current in contemporary French philosophy. This paper tries to affirm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the trend.

The Logical Features of Metaphor

An Jun & Guo Guichun

Based on certain new thoughts and methods proposed by modern logic, such as type hierarchy theory, possible worlds semantics, fuzzy and abductive logic, 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analyses the logical features of metapho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nstruction, essence, truth conditions and inference. Finally, it elaborates the dialectic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etaphor and logic, pointing out that the essential logical features of metaphor are adaptive and expansionary.

Is Value Consensus Possible and How Is It Possible?

Shen Xiangping

It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question whether and how we can get value consensu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value diversity and pluralism. On the basis of questioning the pluralism, this paper brings forth some possible reasons how value consensus is possible and points out the following approaches: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y, value social contract, overlapping consensus, fusion of horizons, r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value clarification, which are the main approaches to the value consensus. The same focus from above mentioned suggests that we must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conditions, language base and the publicity if we wish to reach value consensus.